

呼延庆挂帅

王润生
夏晓华
编著



新编传统鼓书
呼 延 庆 挂 帅
王润生 夏晓华 编著

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（石家庄市北马路19号）
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 1/32 51/8 印张 103,000字 印数：1—450,000 1983年5月第1版
1983年5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：10286·60 定价：0.42元

前 言

这本小册子是《呼延庆上坟》、《呼延庆打擂》的续篇，三者合起来便是《呼家将》。

《呼家将》的故事，几百年来在民间广为流传。它既有民主性的精华，又有封建性的糟粕。特别是这本小册子涉及到的部分，糟粕更多一些。我们在整理、编写过程中，剔除了我们认为是糟粕的东西，删改了一些情节，增补了一些故事，试图赋予其人民性，使之为人民服务，为社会主义服务。

这是我们在学习、探索如何挖掘整理传统鼓书过程中的一种尝试。由于我们水平有限，错谬之处在所难免，诚望师长们、同志们不吝指正。

王润生 夏晓华

一九八二年十月三日于哈尔滨

目 录

- 第一回 呼延庆拼力闯重围 (1)
寇天官出谋施妙计
- 第二回 祝家村外勇救二女 (24)
齐平山下智擒三杰
- 第三回 王金莲认子叙旧情 (49)
呼延庆挥鞭打三将
- 第四回 荐小将挂帅围京城 (77)
顾大局发兵奔边塞
- 第五回 激孟强放火烧敌营 (105)
抓时机施计救文广
- 第六回 卢凤英舍己擒凉王 (131)
呼家将为国除奸党

第一回

呼延庆拼力闯重围 寇天官出谋施妙计

(念)昏君仁宗宠权奸，
庞文引虎夺边关；
呼家在朝国为重，
挂帅出征灭狼烟！

话说北宋四帝仁宗在位期间，这一年清明节，相国寺内人山人海，那真是：人挨人，人挤人，人拥人，里三层，外三层！干什么？看打擂。只见擂台上一个黑脸大汉正和一个和尚动手交锋呢！打着打着，黑脸大汉把和尚打倒在地，台下老百姓异口同声大喊：“劈死恶僧！”

黑脸大汉真不含糊，果然把和尚给劈死了。

有人问了：这是怎么一回事儿呀？

哎，别着急，听我交代几句。

原来，宋仁宗昏庸无道，贪恋酒色，将奸贼庞文之女庞赛花纳为西宫娘娘。庞文被封为太师，在朝专权，飞扬跋扈，

有图谋篡位之心。他同女儿庞赛花订下毒计，陷害双王呼延丕显，将呼家三百三十三口押往法场。世袭征南王加封镇国公高锦闻讯，急忙带人赶往法场，趁着天黑风大慌乱之际，救出呼延守用、呼延守信兄弟二人。

呼延守用逃到了大王庄，由包公做媒，和王天成之女王金莲结为夫妻。此后，庞文兵发大王庄，呼延守用离家而走，王金莲生下一子，起名呼延庆，隐姓瞒名，叫王三汉。

呼延庆自幼学得一身好武艺，十二岁时，知道自己的身世后，跑到东京汴梁城上坟祭祖，斩刁奇、杀丁霸，逃至高府，多亏高锦搭救才逃出虎口。十五岁之时结识孟强、焦玉，三人二次上坟，大闹状元府，打死庞文的女婿王骄虎，多亏杨家搭救，逃出京城。后来，呼延庆拜隐士王敖为师，学艺三载下山，师父给他贺号圣僧。呼延庆去二虎庄三虎岭看望孟强、焦玉，三人叙旧，感慨万分。时逢清明佳节，三人又去汴梁祭祖，正赶上庞文的小舅子恶僧欧子英立擂，这恶僧大开杀戒，惨害生灵，不少英雄好汉死在他的手中。天官卢景荣之女卢凤英为替兄报仇登台打擂，欧子英下毒手，要置卢小姐于死地，卢景荣当众许亲，呼延庆要为民除害，才登台打擂。

刚才说的那黑脸大汉就是呼延庆，那和尚就是欧子英。

呼延庆劈死欧子英，老百姓无不拍手称快，纷纷议论！

这个说：“兄啊，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，可不能象这个和尚似的眼空四海、目中无人！”

那个说：“冤有头，债有主。立擂以来，多少好汉在他的拳下死伤，多少英雄在他的腿下倾生。这和尚凶如虎狼，毒

似蛇蝎，他这是罪有应得！”

大伙的议论声象开了锅的水一样沸腾起来。此时，卢景荣和女儿卢凤英连忙上前拜谢呼延庆搭救性命之恩，呼延庆以礼相还，说道：“区区小事，何足挂齿！”

就在这工夫，猛听马嘶人喊，眨眼之间，官兵就冲了上来。为首的不是别人，正是奸贼庞文的女婿黄文炳和庞文的两个儿子庞龙、庞虎。

原来，这仨小子听说欧子英被人劈了，立即带领兵马奔往相国寺。这一下可就乱套啦！大街上有喊的，有叫的，有哭的，有闹的，还有转转磨磨蒙头转向找不着道儿的！

官兵如狼似虎，横冲直撞，奔相国寺而来。相国寺门外顿时一阵大乱。众百姓一见官兵杀气腾腾奔来，连喊带跑。这一喊，在相国寺里头的老百姓也乱了，也都往外跑。单说人群中的何苦来，一听说官兵来了，再一看呼延庆他们还在和卢景荣父女说话呢，就大声喊道：“英雄，小姐，官兵来啦！你们还不趁慌乱之际逃跑，等待何时？”

呼延庆听说官兵来了，立时火冒三丈，心中暗道：老贼庞文，你想捉拿我，没那么容易！今天是一不做，二不休，不是鱼死，就是网破！

卢凤英一看呼延庆的架势，知道他又想动手，所以急忙说道：“英雄，此时不能与他们硬拼，官兵一来就少不了，常言说，‘好虎架不住一群狼’。快走吧！”

孟强、焦玉闻听此言，也齐声劝说：“大哥，眼下只好如此。”

卢凤英说：“我来带路！”

于是，几个人钻入人群之中，随着人流涌出相国寺。

呼延庆，随着人群往外涌，
抬头看，刀枪乱摆耀眼明。
众官兵，你拥我挤来围寺，
一个个，怒目横眉喊杀声。
前边兵将正行进，
后面又上上和兵，
数不清兵将到底有多少，
但只见兵山兵海兵层层。
一队兵一排枪威风凛凛，
二队兵二刃锋神鬼俱惊，
三队兵三股叉叉挑日月，
四队兵四棱铜铜放光明，
五队兵五节鞭鞭打上将，
六队兵六花棒棒打天灵，
七队兵七星剑吹毛利刃，
八队兵八环刀刀衬红缨，
九队兵九道锁锁人绊马，
十队兵十列弓弓上雕翎；
十面旌旗随风卷，
九霄云外响杀声，
八方选来棒小伙，
七星旗上绣团龙，
六路长枪如怪蟒，

五华金刀亮铮铮，
四蹄生风走阵马，
三军个个气势凶，
两员猛将分左右，
一位将官在当中，
只见他鍔铁钢盔头上戴，
面门以上挂红缨，
身穿锁子连环甲，
相接之处钉银钉，
勒甲丝绦拧九股，
鱼鳞褐尾二膝蒙，
护心宝镜如秋月，
杀人宝剑鞘内盛，
豹皮战裙腰中系，
虎头战靴足下蹬，
坐下骑能征惯战的乌骓马，
青铜大刀手中擎，
他就是庞文的女婿、兵部司马黄文炳，
后跟着庞龙、庞虎二弟兄。
他们要捉拿呼延庆，
命令官兵往上冲。

呼延庆等人一看跑是跑不出去了，只有动手杀出一条血路才能逃生。于是，各自亮出兵刃，向官兵杀去。

呼延庆挥动虎尾钢鞭，好似怪蟒上下翻飞；卢小姐手握

宝剑，左杀右砍；孟强抡起一对大斧，好似猛虎下山；焦玉手持镔铁加钢鞭，犹如蛟龙出水。官兵虽多，可是哪能抵得住这四个人呢？他们死的死，伤的伤，哭爹喊娘，一个个抱头鼠窜。

呼延庆他们四人杀出一条血路，正在往前奔跑，突然，前边又来了一队兵马，势如潮涌。卢凤英觉得不能硬拼，她看见前边有个胡同，便喊道：“快跟我来！”

呼延庆等三人刚进胡同，焦玉低声叫道：“孟二哥！”

“干什么？”

“咱俩断后，好好杀他一阵！让大哥和嫂子先跑吧，咱俩杀死几个官兵，堵住胡同口，再跑也不迟！”

“好！”

孟强、焦玉二人一合计，准备迎战对面来的这队兵马。等兵马来至近前，二人一看，又惊又喜，带领这队兵马的不是别人，正是杨文广。

前文表过，包公包丞相铜铡撞宫门，宋仁宗百般无奈，才下旨赦免杨家和岳恒无罪。包丞相立即赶往法场救下杨家将和岳恒，这时，差人来报，呼延庆劈死了欧子英。包公将此事告诉众人，又提出赶快想法搭救呼延庆，保住呼门之后。杨文广抢上一步，跪在佘太君面前，说道：“启禀祖母，孩儿愿领兵前往。”

就这样，杨文广领兵来了。

杨文广离老远就见四个人钻进胡同，可没看清是谁。等到近前一看，孟强、焦玉在胡同口呢，忙问：“二位贤弟，庆兄何在？”

孟强说道：“庆哥和嫂子跑了，我们俩留下断后，没想到遇上你啦！”

杨文广一听，心想：怎么还有个嫂子？一问才知道卢天官擂台上许亲之事，正在这时，官兵追过来了。

杨文广忙对孟强、焦玉说：“二位贤弟，赶快混进队伍中躲起来。反正有卢小姐，大哥有处可去。我先来对付对付他们再说。”

孟强、焦玉答应一声，混进队伍之中，一猫腰蹲下了，让两个兵卒脱下兵服，他俩一穿，成了杨家兵啦。

杨文广故意让军兵堵住胡同口，催马迎上去，见来的兵马为首者正是庞龙、庞虎，便抢先打招呼：“哎，二位国舅，你们可曾看见呼延庆？”

庞龙说道：“少令公，我们正在追赶他，他跑进那胡同里去了！”

庞龙一边说着，一边指指胡同。杨文广故作吃惊地说：“不能吧？！我怎么没看着呢？这胡同里没有。会不会跑到别处去了？是不是你看眼花啦？我若是看见呼延庆往胡同跑，能不抓吗？抓住呼延庆有重赏，还升官呢！”

庞龙心里象明镜似的，知道杨文广在糊弄他，可是这话又不好说出口，怕话不投机再一动手，岂不耽误大事吗？他想带兵进胡同，杨文广又把胡同口堵死了，也进不去呀！他急得抓耳挠腮，说不出话来，这真是哑巴吃黄连——有苦说不出。

庞虎跟他哥哥一样，也知道是这么回事。不过，他比他哥哥还聪明点儿，说道：“快别在这儿磨牙了，咱们还是绕着走

吧！”

庞龙觉得只好如此，便调回头带领人马绕路而行。

那位问了：黄文炳上哪儿去啦？因为这仨小子一看呼延庆等人杀出重围，他们怕他跑出城去，黄文炳就让庞龙、庞虎去追拿呼延庆等人，自己带兵去关闭城门去了。

杨文广一见庞龙、庞虎绕道而行，心想：你们要往回走一趟街再绕过去？好，我顺这胡同过去，还到前边堵你们。你们想抓呼延庆啊，没门儿！我今天就缠住你们啦！你们到哪儿，我就到哪儿。有我杨文广，你们就别想抓住呼延庆！杨文广不慌不忙领着兵马从胡同穿过去，排开了阵势，又在前边等上了。不大工夫，庞龙、庞虎领兵奔来。因为杨文广走弓弦抄近，他们走弓背绕远。

杨文广一见他们来了，又迎上前说：“你们看见呼延庆了吗？我从那边来，怎么连个影儿也没见着呀！”

庞龙、庞虎一看，杨文广又把街口堵上了，他们又气又恼，心里头那火呼呼直冒。可是还发不出来，这可真是乌龟钻灶坑——憋气又窝火！

杨文广和庞龙、庞虎周旋，暂且不表。单说卢凤英领着呼延庆钻进胡同，三转悠两转悠来到了天官府。二人回头一看，孟强、焦玉没了。正在着急之时，忽然看见有两个人朝这边跑来，再细一观瞧，不认识。卢凤英急忙把呼延庆推进府门，把门关上。刚关上门，就听见叫门声。看门的家人问道：“谁呀？”

“我。”

“你是谁？”

“我是来送信儿的。”

“送什么信儿呢？”

“孟强、焦玉让我到天官府上送个信儿，说他们俩在天波府呢，告诉你们不用惦记！”

那人问了：送信儿的这两人是谁呀？他俩是天波府的兵卒。刚才交待过，孟强、焦玉混入队伍之中，不是换上军兵的衣服了吗？换的就是这二位的。孟强、焦玉换上衣服之后，焦玉就让这两兵卒到天官大人卢景荣的府上报个信儿。焦玉心想：呼延庆若是跑到天官府，告诉个信儿，大哥也就放心了；若是大哥没跑到那儿，报个信儿也没坏处。这是焦玉的细心之处。

卢府家人听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儿，他也没开门，说：“知道了。”接着，就去禀报卢凤英。卢凤英、呼延庆一听，放心了。卢凤英便带领呼延庆去见卢夫人。

卢夫人见女儿领来一个男子大汉，先是一愣，后听女儿一说是救命恩人，便连忙道谢。卢凤英趴到母亲耳朵根说出父亲擂台上招婿之事，卢夫人大喜，忙称贤婿。呼延庆闻听，连忙说道：“老夫人，晚生登台打擂为的是除掉恶僧，决无应亲之意。再说，我乃当今皇上追缉要犯，怎能连累千金小姐？此事万万不可！”

卢夫人和卢凤英一听人家不答应，可就急了。卢凤英立时就挂不住脸了。还是卢夫人久经世故，虽然心中着急，脸上却很平静，慢声慢语地问道：“不知这位英雄姓字名谁，祖居何处？”

卢凤英听了，心想：对呀！他救了我，爹爹又将我许配

给他，忙三火四的，还不知道他姓啥叫啥呢！

呼延庆听了这一问，心里头可就犹豫了。不报真名实姓吧，刚才又对人家说出自己是当今皇上追缉的要犯。嗨，就照直讲吧，卢天官是忠臣，我就别瞒他们了。于是，他就报出了真名实姓。卢夫人和女儿一听这位英雄原来就是忠良呼门之后呼延庆，又惊又喜。卢夫人忙说：“我家官人在擂台上已出言招婿，常言道，‘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’我家决不反悔。再说，你呼家含冤受屈，被奸贼庞文所害，此事人人皆知。我家能有此贤婿，真是求之不得呀！”

这是卢夫人的心里话。原来，卢凤英自幼和金刀圣母学习艺业，马上步下，软硬功夫，长短兵器，无所不会；她品格端庄，胸怀大志，花容月貌，性情豪爽。自从下山以来，隐居深闺。常言说：“家藏芙蓉秀，难免蜂蝶来。”早有一些王孙公子托媒说亲。可是，天官卢景荣、卢夫人和卢凤英一个也没相中。如今，卢夫人觉得不单是丈夫在擂台上说出招婿之言，更主要的是真看中了呼延庆，她觉得呼延庆为人厚道，又是将门之后，所以才说出“求之不得”这句话。

可是，呼延庆有自己的难处啊！一来，他打擂想为民除害，不是因为招婿才登台；二来，他觉得冤仇未报，怎么能先找媳妇呢？呼延庆也没瞒也没藏，开口说道：“老夫人，晚生登台打擂并不是为了亲事。再说，我呼家冤仇未报，我怎能应亲？望夫人体谅晚生之心，晚生实不能应允！”

卢凤英闻听此言，脸色绯红，心如潮水，阵阵翻腾！

卢小姐闻听此言脸绯红，

心如潮水直翻腾：
只因要替兄长把仇报，
才登台打擂台恶僧。
不料败在恶僧手，
性命难保要丧生。
爹爹当众把亲许，
正这时上来了救命恩公。
虽说是他本意并非为亲事，
可有谁知道这里有细情？
这门亲事成不了，
流言蜚语就会传满城。
从此后，我怎能再去找夫主？
我怎能活在人世中？
英雄啊——
是不是你嫌我的容貌丑，
不便当面把话明？
是不是你嫌我武艺不如你，
不便当面来说清？
难道你真怕连累我？
难道你真要报完冤仇才把婚成？
莫担心，我不拿你当要犯，
你是为民除害的大英雄；
莫担心，我不会耽误你把冤仇报，
咱可以报完冤仇再拜花灯！
我可以助你一臂力，

咱二人拧成一股绳。
共同报仇除祸害，
共同祭祖慰英灵！
英雄啊——
我心中的言语难出口，
只能暗暗对你把话明。
我爱你名门之子将门后，
我爱你为人忠厚武艺精，
我爱你心胸宽广有大志，
我爱你为民除害是英雄。
我愿与你结鸾凤，
风雨同舟度终生！
卢凤英暗自正叨念，
忽然传来脚步声。
不由抬头瞟一眼，
来了寇准、卢景荣。

卢凤英正在暗自叨念，寇准和卢景荣来了。他们二人是怎么来的呢？原来，呼延庆、孟强、焦玉、卢凤英和卢景荣挤入人群之中，因为人们你推我拥，实难行走。卢天官开始还能跟得上，可是，等呼延庆四人冲杀之时，卢天官就跟不上了，众官兵只顾同呼延庆厮杀，几个家丁便簇拥着卢天官，趁着官兵四下逃窜之时，绕道儿跑了。卢天官快到府门的时候，碰上了寇准。因为包丞相抬侧撞宫门，宋仁宗答应寇准官复原职，包公传旨之后，一面让杨家去搭救呼延庆，

一面跟寇准说，让他寻找呼延庆，以便搭救。寇准带着随从就在大街上转悠，正好碰见了卢景荣。卢景荣将详情告诉寇准，寇准说：“若按他们几个的武艺，官兵是挡不住的。”于是就同卢景荣进了卢府，家丁说：“小姐回来了，还有个黑大个。”

寇准和卢天官猜出是呼延庆，便急忙来到后房。

卢夫人见丈夫回来了，还有寇准，心里就有主心骨了，忙把刚才的事叙说了一遍。寇准听了，说道：“这事好办，双王在世时，我能作一半主；双王不在世了，我就全作主了。我这个孙子呼延庆是想要报仇之后成亲，我看也好，但得先把亲订下来。”寇准又对呼延庆说：“庆啊，还不快拜见岳父、岳母大人。”

呼延庆也不好再推辞了，就上前叩拜了卢天官、卢夫人。卢凤英见此事宜定，便低头掩面，悄悄地退了下去。

正在这时，家丁来报，说官兵搜查呼延庆，快到卢府了。

寇准眼珠一转，计上心来，说：“要如此这般……”

卢景荣听了连连点头，一一做了安排。这且按下不表。

再说庞龙、庞虎，他们让杨文广一阵乱搅，甭说抓呼延庆了，就连个影儿也没见着。这俩小子一合计，干脆分头搜查吧。杨文广心想：反正呼延庆也跑没影儿了，他们分头搜查，再搅和也没用了，不如先回府探听探听，再作道理。于是便带兵回府。

庞龙、庞虎二人分头带兵搜查，庞虎搜着搜着来到了卢天官府。卢景荣和寇准听罢家人禀报，来到府门前。卢景荣一见庞虎就怒气冲冲地说：“恶僧欧子英劈死了我的儿子，你又到这儿来干什么？”